

遼

史

一
三

蘇子瞻

PDG

史傳第一

遼史七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兼國事書省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春

勅修

后妃

書始嬪嬙詩興關雎國史記載往往自家而國以立天下之本然尊卑之分不可易也司馬遷列呂后于紀班固因之而傳元后於外戚之後范曄登后妃于帝紀天子紀年以叙事謂之紀后曷爲而紀之自晉史列諸后以首傳隋唐以來莫之能易也遼因突厥稱皇后曰可敦國語謂之臧俚塞尊稱曰稱幹廢蓋以配后土而母之云太祖稱帝

尊祖母曰大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嬪曰皇后等以徽稱加
以美號實於隋唐文於故俗后族唯乙室拔里氏而世任
其國事太祖慕漢高皇帝故耶律兼稱劉氏以乙室拔里
比蕭相國遂爲蕭氏耶律儼陳大任遼史后妃傳大同小
異酌取其當著于篇

肅祖昭烈皇后蕭氏小字卓真歸肅祖生四子見皇子表
乾統三年追尊昭烈皇后

懿祖莊敬皇后蕭氏小字牙里辛肅祖嘗過其家曰同姓
可結交異姓可結婚知爲蕭氏爲懿祖聘焉生男女七人
乾統三年追尊莊敬皇后

玄祖簡獻皇后蕭氏小字月里朶玄祖爲狼德所害后嫠居恐不免命四子往依鄰家耶律臺押乃獲安太祖生后以骨相異常懼有陰圖害者鞠之別帳重熙二十一年追尊簡獻皇后

德祖宣簡皇后蕭氏小字巖母斤遥輦氏宰相剔刺之女男女六人太祖長子也天顯十一年崩祔德陵重熙二十一年追尊宣簡皇后

太祖淳欽皇后述律氏諱平小字月理朶其先回鶻人糯思生魏寧舍利魏寧生慎思梅里慎思生婆姑梅里婆姑娶与德烈王女生后于契丹右大部婆姑名月枕仕遥輦

氏爲阿扎割只后簡重果斷有雄略嘗至遼土二河之會
有女子乘青牛車倉卒避路忽不見未幾童謠曰青牛姬
曾避路蓋諺謂地祇爲青牛姬云太祖即位群臣上尊號
曰地皇后神冊元年大冊加號應天大明地皇后行兵御
衆后嘗與謀太祖嘗渡磧擊党項黃頭臭泊二室韋乘虛
襲之后知勒兵以待奮擊大破之名震諸夷時晉王李存
勗欲結援以叔母事后幽州劉守光遣韓延徽求援不拜
太祖怒留之使牧馬后曰守節不屈賢者也宜禮用之太
祖乃召延徽與語大悅以爲謀主吳主李昇獻猛火油以
水沃之愈熾太祖選三萬騎以攻幽州后曰豈有試讎而

攻人國者指帳前樹曰無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后曰
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由是耳吾以三千騎掠其四野不過
數年困而歸我矣何必爲此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
不亦解體乎其平渤海后與有謀太祖崩后稱制攝軍國
事及葬欲以身殉親戚百官力諫因斷右腕納于柩太宗
即位尊爲皇太后會同初上尊號曰廣德至仁昭烈崇簡
應天太后初太祖嘗謂太宗必興我家后欲令皇太子倍
避之太祖冊倍爲東丹王太祖崩太宗立東丹王避之唐
太后常屬意於少子李胡太宗崩世宗即位于鎮陽太后
怒遣李胡以兵逆擊李胡敗太后親率師遇于潢河之橫

渡賴耶律屋質諫罷兵遷太后于祖州應曆三年崩年七十五祔祖陵謚曰貞烈重熙二十一年更今謚

太宗靖安皇后蕭氏小字溫淳欽皇后弟室魯之女帝爲大元帥納爲妃生穆宗及即位立爲皇后性聰慧潔素尤被寵顧雖軍旅田獵必與天顯十年崩謚彰德葬奉陵重熙二十一年更今謚

世宗懷節皇后蕭氏小字撒葛只淳欽皇后弟阿古只之女帝爲永康王納之生景宗天祿末立爲皇后明年秋生明古公主在薨察割作亂弑太后及帝后乘步輦直詣察割請畢收殮明日遇害謚曰孝烈皇后重熙二十一年更今謚

世宗妃甄氏後唐宮人有姿色帝從太宗南征得之寵遇甚厚生寧王只沒及即位立爲皇后嚴明端重風神閑雅內治有法莫干以私劉知遠郭威稱帝世宗承強盛之資奄奄歲時后與參帷幄密贊大謀不果用察割作亂遇害景宗立葬二后于盤巫閭山建廟陵寢側

穆宗皇后蕭氏父知璠內供奉翰林承旨后生有雲氣護郁乂之幼有儀則帝居藩納爲妃及正位中宮性柔婉不能規正無子

景宗睿知皇后蕭氏諱緯小字燕燕北府宰相思溫女早慧思溫嘗觀諸女掃地惟后潔除喜曰此女必能成家帝

即位選爲貴妃尋冊爲皇后生聖宗景宗崩尊爲皇太后攝國政后泣曰母寡子弱族屬雄強邊防未靖奈何耶律斜軫韓德讓進曰信任臣等何慮之有於是后與斜軫德讓參決大政季越休哥以南邊事統和元年上尊號曰承天皇太后二十四年加上尊號曰睿德神略應運啓化承天皇太后二十七年崩謚曰聖神宣獻皇后重熙二十一年更今謚后明達治道聞善必從故羣臣咸竭其忠習知軍政澶淵之役親御戎車指麾三軍賞罰信明將士用命聖宗稱遼盛主后教訓爲多

聖宗仁德皇后蕭氏小字菩薩哥睿智皇后弟隗因之女

年十二美而才選入掖庭統和十九年冊爲齊天皇后嘗以草筵爲殿式密付有司令造清風天祥八方三殿旣成益寵異所乘車置龍首鷗尾飾以黃金又造九龍輅諸子車以白金爲浮圖各有巧思夏秋從行山谷間花木如繡車服相錯人望之以爲神仙生皇子二皆早卒開泰五年宮人釋斤生興宗后養爲子帝大漸釋斤詈后曰老物寵亦有旣耶左右扶后出帝崩釋斤自立爲皇太后是爲欽哀皇后護衛馮家奴喜孫等希旨誣告北府宰相蕭浞卜國舅蕭匹敵謀逆詔令鞠治連及后興宗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眇躬當爲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欽

哀曰此人若在恐爲後患帝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爲也欽哀不從遷后于上京車駕春蒐欽哀慮帝懷鞠育恩馳遣人加害使至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卿待我浴而後就死可乎使者退比反后已崩年五十是日若有見后于木葉山陰者乘青蓋車衛從甚嚴追尊仁德皇后與欽哀並祔慶陵

聖宗欽哀皇后蕭氏小字耨斤淳欽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孫黜面狠視母嘗夢金柱擎天諸子欲上不能后後至與僕從皆陞異之久之入宮嘗拂承天太后榻獲金雞吞之膚色光澤勝常太后驚異曰是必有奇子已而生興宗仁

德皇后無子取而養之如己出后以興宗侍仁德皇后謹
不悅聖宗崩令馮家奴等誣仁德皇后與蕭浞卜蕭匹敵
等謀亂徙上京害之自立爲皇太后攝政以生辰爲應聖
節重熙元年尊爲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靖貞純寬厚崇
覺儀天皇太后三年后陰召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元
以所謀白帝帝收太后符璽遷于慶州七括宮六年秋帝
悔之親馭奉迎侍養益孝謹后常不憚帝崩殊無戚容見
崇聖皇后悲泣如禮謂曰汝年尚幼何哀痛如是清寧初
尊爲太皇太后崩謚曰欽哀皇后后初攝政追封曾祖爲
蘭陵郡王父爲齊國王諸弟皆王之雖漢五侯無以過

興宗仁懿皇后蕭氏小字撻里欽哀皇后弟孝穆之長女
性寬容姿貌端麗帝即位入宮生道宗重熙四年立爲皇
后二十三年號貞懿慈和文惠孝敬廣愛崇聖皇后道宗
即位尊爲皇太后清寧二年上尊號曰慈懿仁和文惠孝
敬廣愛宗天皇太后九年秋敦睦宮使耶律良以重元與
其子涅魯古反狀密告太后乃言于帝帝疑之太后曰此
社稷大事宜早爲計帝始戒嚴及戰太后親督衛士破逆
黨大康二年崩謚仁懿皇后仁慈淑謹中外感德凡正旦
生辰諸國貢幣悉賜貧瘡嘗夢重元曰臣骨在太子山北
不勝寒凜寤即命屋之茲瀾類此

興宗貴妃蕭氏小字三嬪駙馬都尉匹里之女選入東宮
帝即位立爲皇后重熙初以罪降貴妃

道宗宣懿皇后蕭氏小字觀音欽哀皇后弟樞密使惠之
女姿容冠絕工詩善談論自制歌詞尤善琵琶重熙中帝
王燕趙納爲妃清寧初立爲懿德皇后皇太叔重元妻以
艷冶自矜后見之戒曰爲貴家婦何必如此后生太子濬
有專房寵好音樂伶官趙惟一得侍左右大康初宮婢單
登教坊朱頂鶴誣后與惟一私樞密使耶律乙辛以聞詔
乙辛與張孝傑劾狀因而實之族誅惟一賜后自盡歸其
尸於家乾統初追謚宣懿皇后合葬慶陵

道宗惠妃蕭氏小字坦思駙馬都尉霞抹之妹大康二年
乙辛譽之選入掖庭立爲皇后居數歲未見皇嗣后妹幹
特懶先嫁乙辛子綏也后以宜子言于帝離嬖納宮中八
年皇孫延禧封梁王降爲惠妃徙乾陵幹特懶還其家頃
之其母燕國夫人厭魅梁王伏誅貶妃爲庶人幽于宜州
諸弟沒入興聖宮天慶六年召還封太皇太妃後二年奔
黑頂山卒葬太子山

天祚皇后蕭氏小字奪里懶宰相繼先五世孫大安三年
入宮明年封燕國王妃乾統初冊爲皇后性閑淑有儀則
兄弟奉先保先等緣后寵柄任女直亂從天祚西狩以疾

崩

天祚德妃蕭氏小字師姑北府宰相常哥之女壽隆二年入宮封燕國妃生子撻魯乾統三年改德妃以柴冊禮封撻魯爲燕國王加妃號贊翼王薨以哀戚卒

天祚文妃蕭氏小字瑟瑟國舅大父房之女乾統初帝幸耶律撻葛第見而悅之匿宮中數月皇太叔和魯幹勸帝以禮選納三年冬立爲文妃生蜀國公主晉王敖盧斡尤被寵幸以柴冊加號承翼善歌詩女直亂作日見侵迫帝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疎斥妃作歌諷諫其詞曰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夷人不如塞姦邪之路兮選取

賢臣直須卧薪嘗膽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
夕枕燕雲又歌曰丞相來朝兮劒佩鳴千官側目兮寂無
聲養成外患兮嗟何及禍盡忠臣兮罰不明親戚並屠兮
藩屏位私門潛畜兮爪牙兵可怜徃代兮秦天子猶向宮
中兮望太平天祚見而銜之播遷以來郡縣所失幾半上
頗有倦勤之意諸皇子教盧幹最賢素有人望元后兄蕭
奉先深忌之誣南軍都統余覩謀立晉王以妃與聞賜死
天祚元妃蕭氏小字貴哥燕國妃之妹年十七冊爲元妃
性沉靜嘗晝寢近侍盜貂裯妃覺而不言宮掖稱其寬厚
從天祚西狩以疾薨

論曰遼以鞍馬爲家后妃往往長於射御軍旅田獵未嘗
不從如應天之奮鼙臺韋承天之御戎澶淵仁懿之親破
重元古所未有亦其俗也靖安無毀無譽齊天巧思乃奢
侈之漸宣懿度曲知音豈致誣譏之階乎文妃能歌詩諷
諫而謂謀私其子非矣若簡憲之艱危保孤懷節之從容
就義雖烈丈夫何以過之欽哀很桀賊殺嫡后而興宗不
能防閑其母惜哉

列傳第一

宗室傳第二

遼史七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驍軍將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

孫毓汶奉

勅修

義宗名倍小字圖欲太祖長子母淳欽皇后蕭氏幼聰敏好學外寬內摯神冊元年春立爲皇太子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嘗從征烏古党項爲先鋒都統及經略燕地太子西征留倍守京師因陳取渤海計天顯元年從征渤海拔扶餘城上欲括戶

口倍諫曰今始得地而料民民必不安若乘破竹之勢徑造忽汗城克之必矣太祖從之倍與大元帥德光爲前鋒夜圍忽汗城大譟譟窮蹙請降尋復叛太祖破之改其國曰東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爲人皇王主之仍賜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稱制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漢法歲貢布十五萬端馬千匹上諭曰此地瀕海非可久居留汝撫治以見朕愛民之心駕將還倍作歌以獻陞辭太祖曰得汝治東土吾復何憂倍號泣而出遂如儀坤州未幾諸部多叛大元帥討平之太祖計至倍即日奔赴山陵倍知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人神中

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群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於是大
元帥即皇帝位是爲太宗太宗旣立見疑以東平爲南京
徙倍居之盡遷其民又置衛士陰伺動靜倍旣歸國命王
繼遠撰建南京碑起書數于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
之遣人跨海持書密召倍倍因旼海上使再至倍謂左右
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吳太伯
之名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
鄉人從此投外國携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唐以天子儀
衛迎倍倍坐船殿衆官陪列上壽至汴見明宗明宗以莊
宗后夏氏妻之賜姓東丹名之曰慕華改瑞州爲懷化軍

拜懷化軍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復賜姓李名贊華移
鎮滑州遙領虔州節度使倍雖在異國常思其親問安之
使不絕後明宗養子從珂弑其君自立倍密報太宗曰從
珂弑君盍討之及太宗立石敬瑭爲晉主加兵于洛從珂
欲自焚召倍與俱倍不從遣壯士李彥紳害之時年三十
八有一僧爲收瘞之敬瑭入洛喪服臨哭以王禮權厝後
太宗改葬于鑿巫閭山謚曰文武元皇帝世宗即位謚讓
國皇帝陵曰顯陵統和中更謚文獻重熙二十年增謚文
獻欽義皇帝廟號義宗及謚二后曰端順曰柔貞倍初市
書至萬卷藏于鑿巫閭絕頂之望海堂通陰陽知音律精

醫藥砭熅之術工遼漢文章嘗譯陰符經善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秘府然性刻急好殺婢妾微過常加刳灼夏氏懼而求削髮爲尼五子長世宗次婁國稍隆先道隱各有傳

平王隆先字團隱母大氏景宗即位始封平王未幾兼政事令留守東京薄賦稅省刑獄恤鰥寡數薦賢能之士後與統軍耶律室魯同討高麗有功還薨葬盤巫閭山之道隱谷平王爲人聰明博學能詩有閭苑集行于世保寧之季其子陳哥與渤海官屬謀殺其父舉兵作亂上命輾裂于市

晉王道隱字留隱母高氏道隱生于唐人皇王遭李從珂之害時年尚幼洛陽僧匿而養之因名道隱太宗滅唐還京詔賜外羅山地居焉性沉靜有文武才時人稱之景宗即位封蜀王爲上京留守乾亨元年遷守南京號令嚴肅民獲安業居數年徙封荆王統和初病薨追封晉王

論曰自古新造之國一傳而太子讓豈易得哉遼之義宗可謂盛矣然讓而見疑豈不兆於建元稱制之際乎斯則一時君臣昧於禮制之過也東書浮海寄跡他國思親不忘問安不絕其心甚有足諒者焉觀其始慕泰伯之賢而爲遠適之謀終疾陳恒之惡而有請討之舉志趣之卓蓋

已見於早歲先祀孔子之言歟善不令終天道難詰得非
性卞嗜殺之所致也雖然終遼之代賢聖繼統皆其子孫
至德之報昭然在茲矣

章肅皇帝小字李胡一名洪古字奚隱太子第三子母淳
欽皇后蕭氏少勇悍多力而性殘酷小怒輒黥人面或投
水火中太祖嘗觀諸子寢李胡縮項卧內曰是必在諸子
下又嘗大寒命三子採薪太宗不擇而取最先至人皇王
取其乾者束而歸後至李胡取少而棄多既至袖手而立
太子曰長巧而次成少不及矣而母篤愛李胡天顯五年
遣徇地代北攻寰州多俘而還遂立爲皇太弟兼天下兵

馬大元帥太宗親征常留守京師世宗即位鎮陽太后怒遣李胡將兵擊之至泰德泉爲安端留哥所敗太后與世宗隔潢河而陣各言舉兵意耶律屋質入諫太后曰主上已立宜許之時李胡在側作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宗公酷暴失人心何太后顧李胡曰昔我與太祖愛汝異於諸子諺云偏憐之子不保業難得之婦不主家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矣及會議世宗使解劒而言和約既定趨上京會有告李胡與太后謀廢立者徒李胡祖州禁其出入穆宗時其子喜隱謀反辭逮李胡囚之死獄中年五十葬于峯山西谷統和中追謚欽順皇帝重熙二十一

年更謚章肅后曰和敬二子宋王喜隱衛王完

喜隱字完德雄偉善騎射封趙王應曆中謀反事覺上臨
問有狀以親釋之未幾復反下獄景宗即位開有赦自去
其械而朝上怒曰汝罪人何得擅離禁所詔誅守者復寘
于獄及改元保寧乃宥之妻以皇后之姊復爵王宋喜隱
輕僇無恒小得志即驕上嘗召不時至怒而鞭之由是憤
怨謀亂貶而復召適見上與劉繼元書辭意卑遜諫曰本
朝於漢爲祖書旨如此恐虧國體帝尋改之授西南面招
討使命之河東索吐蕃戶稍見進用復誘羣小謀叛上命
械其手足築園土囚祖州宋降卒二百餘人欲劫立喜隱

通傳二
以城堅不得入立其子留禮壽上京留守除室擒之留禮
壽伏誅賜喜隱死

論曰李胡殘酷驕盈太祖知其不才而不能教太后不知
其惡而溺愛之初以屋質之言定立世宗而復謀廢立子
孫繼以逆誅并及其身可哀也已夫自太祖之世刺葛安
端首倡禍亂太祖既不之誅又復用之固爲有君人之量
然惟太祖之才足以駕馭廢乎其可也李胡而下宗王反
側無代無之遼之內難與國始終厥後嗣君雖嚴法以繩
之卒不可止烏虜創業垂統之主所以貽厥孫謀者可不

審歟

順宗名濬小字耶魯幹道宗長子母宣懿皇后蕭氏幼而
能言好學知書道宗嘗曰此子聰慧殆天授歟六歲封梁
王明年從上獵矢連發三中上顧左右曰朕祖宗以來騎
射絕人威震天下是兒雖幼不墜其風後遇十鹿射獲其
九帝喜設宴八歲立爲皇太子大康元年兼領北南樞密
院事及母后被害太子有憂色耶律乙辛爲北院樞密使
常不自安會護衛蕭勿古謀害乙辛事覺下獄副點檢蕭
十三謂乙辛曰臣民心屬太子公非閥閱一日若立吾輩
措身何地廼與同知北院宣徽事蕭特裏特謀構陷太子
陰令護尉太保耶律查剌誣告都宮使耶律撒剌知院耶

律速撒護衛蕭忽古謀廢立詔案無迹不治乙辛復令牌
印郎君蕭訛都幹等言查刺前告非妄臣實與謀欲殺耶
律乙辛等然後立太子臣若不言恐事發連坐帝信之幽
太子于別室以耶律燕哥鞠案太子具陳枉狀曰吾爲儲
副尚何所求公當爲我辨之燕哥乃乙辛之黨易其言爲
欵伏上大怒廢太子爲庶人將出曰哉何罪至是十三叱
登車遣衛士闔其扉徙于上京囚園堵中乙辛尋遣達魯
古撒八往害之太子年方二十上京留守蕭撻得給以疾
薨聞上哀之命有司葬龍門山欲召其妃乙辛陰遣人殺
之州後知其冤悔恨無及謚曰昭懷太子以天子禮改葬

玉峯山乾統初追尊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妃蕭氏貞
順皇后一子延禧即天祚皇帝

論曰道宗知太子之賢而不能辨乙辛之詐竟絕父子之
親爲萬世惜乙辛知爲一身之計不知有君臣之義豈復
知有太子乎姦邪之臣亂人家國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
哉

晉王小字敖盧幹天祚皇帝長子母曰文妃蕭氏甫髫齡
馳馬善射出爲大丞相耶律隆運後封晉王性樂道人善
而矜人不能時宮中見讀書者輒斥敖盧幹嘗入寢殿見
小底茶刺閱書因取觀會諸王至陰袖而歸之曰勿令他

人見也一時號稱長者及長積有人望內外歸心保大元
年南軍都統耶律余覲與其母文妃密謀立之事覺余覲
降金文妃伏誅敖盧斡實不與謀免二年耶律撒八等復
謀立不克上知敖盧斡得人心不忍加誅令縊殺之或勸
之亡敖盧斡曰安忍爲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大節遂就
死聞者傷之

論曰天祚不君臣下謀立其子適以殺之敖盧斡重君父
之命不亡而死申生其恭矣乎

宗室傳第二

列傳第三

遼史七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事中書省右丞相兼錄國事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耶律曷魯字控溫二字洪隱迭刺部人祖匣馬葛簡憲皇帝兄父偶思遙輦時為本部夷离董曷魯其長子也性質厚在髫髻與太祖遊從父釋魯哥之曰與我家者必二兒也太祖既長相與易裘馬為好然曷魯事太祖彌謹會滑哥弒其父釋魯太祖顧曷魯曰滑哥弒父料我必不能容將反噬我今彼歸罪臺啞為解我姑與之是賊吾不忘也自是曷魯常佩刀從太祖以備不虞居久之曷魯父偶思

病召曷魯曰阿保機神略天授汝率諸弟赤心事之已而
太祖來問疾偶思執其手曰爾命世奇才吾兒曷魯者他
日可委以事吾已諭之矣既而以諸子屬之太祖爲撻馬
狝沙里參預部族事曷魯領數騎召京黃室韋來附太祖
素有大志而知曷魯賢軍國事非曷魯議不行會計越兀
與烏古部曷魯爲前鋒戰有功及太祖爲迭剌部夷離董
討奚部其長木里福險而壘攻莫能下命曷魯持一笱往
諭之旣入爲所執廼說奚曰契丹與奚言語相通實一國
也我夷離董於奚豈有轆轤之心哉漢人殺我祖奚首夷
離董怨次骨日夜思報漢人顧力單弱使我求援於奚傳

矢以示信耳夷酋董受命於天撫下以德故能有此衆也
今奚殺我違天背德不祥莫大焉且兵連禍結當自此始
豈爾國之利乎木里感其言乃降太祖爲于越秉國政欲
命曷魯爲迭刺部夷酋董辭曰賊在君側未敢遠去太祖
討黑車子室韋幽州劉仁恭遣養子趙霸率衆來救曷魯
伏兵桃山俟霸衆過半而要之與太祖合擊斬獲甚衆遂
降室韋太祖會李克用于雲南時曷魯侍克用顧而壯之
曰偉男子爲誰太祖曰吾族曷魯也會遙輦痕德董可汗
歿群臣奉遺命請立太祖太祖辭曰昔吾祖夷酋董雅里
嘗以不當立而辭今若等復爲是言何歟曷魯進曰曩吾

祖之辭遺命弗及符瑞未見第爲國人所推戴耳今先君
言猶在耳天人所與若合符契天不可逆人不可拂而君
命不可違也太祖曰遺命固然汝焉知天道曷魯曰聞于
越之生也神光屬天異香盈幄夢受神誨龍錫金佩天道
無私必應有德我國削弱齟齬於隣部日久以故生聖人
以興起之可汗知天意故有是命且遙輦九營其布非無
可立者小大臣民屬心于越天也昔者于越伯父釋魯嘗
曰吾猶蛇兒猶龍也天時人事幾不可失太祖猶未許是
夜獨召曷魯責曰衆以遺命迫我汝不明吾心而亦俛隨
耶曷魯曰在昔夷離婁雅里雖推戴者衆辭之而立阻午

爲可汗相傳十餘世君臣之分亂紀綱之統墮委質他國
若綴旒然羽檄蠶牛民疲奔命興王之運實在今日應天
順人以答顧命不可失也太祖乃許明日即皇帝位命曷
魯總軍國事時制度未講國用未充庖從未備而諸弟刺
葛等往往覬非望太祖宮行營始置腹心部選諸部豪健
二千餘充之以曷魯及蕭敵魯總焉已而諸弟之亂作太
祖命曷魯總領軍事討平之以功爲迭刺部夷离堇時民
更兵焚剽日以抗敝曷魯撫輯有方畜牧益滋民用富庶
乃討烏古部破之自是震懾不敢復叛廼請制朝儀建元
率百官上尊號太祖旣備禮受冊拜曷魯爲阿魯敦王越

阿魯敦者遼言威名也後太祖伐西南諸夷數爲前鋒神冊二年從逼幽州與唐節度使周德威拒戰可汗州西敗其軍遂圍幽州未下太祖以時暑班師留曷魯與虜國用守之俄而救兵繼至曷魯等以軍少無援退三年七月皇都旣成燕群臣以落之曷魯是日得疾薨年四十七旣葬賜名其阡宴答山曰于越峪詔立石紀功清寧間命立祠上京初曷魯病革太祖臨視問所欲言曷魯曰陛下聖德寬仁群生咸遂帝業隆興臣旣蒙寵遇雖瞑目無憾惟祈迭刺部議未決願亟行之及薨太祖流涕曰斯人若登三五載吾謀蔑不濟矣後太祖二十一功臣各有所擬以曷

魯爲心云子惕刺撒刺俱不仕

論曰曷魯以肺腑之親任帷幄之寄言如著龜謀成戰勝可謂筭無遺策矣其君臣相得之誠庶吳漢之於光武歟天信其所可信智也太祖有焉故曰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斯近之矣

蕭敵魯字敵輦其母爲德祖女弟而淳欽皇后又其女兄也五世祖曰胡母里遥輦氏時嘗使唐唐留之幽州一夕折關遁歸國由是世爲決獄官敵魯性寬厚膂力絕人習軍旅事太祖潛藩日侍左右凡征討必與行陣旣即位敵魯與弟阿古只耶律釋魯耶律曷魯偕總宿衛拜敵魯北

府宰相世其官太祖征奚及討劉守光敵魯略地海濱殺
獲甚衆頃之刺葛等作亂潰而北走敵魯率輕騎追之兼
晝夜行至榆河敗其黨獲刺葛以獻太祖嘉之錫賚甚渥
後討西南夷功居諸將先神冊三年十二月卒敵魯有膽
略聞敵所在即馳赴親冒矢石前後戰未嘗少衄必勝乃
止以故在太祖功臣列喻以手云弟阿古只

阿古只字撒本少卓越自放不羈長驍勇善射臨敵敢前
每射甲楯輒洞貫太祖爲于越時以材勇充任使旣即位
與敵魯總腹心部刺葛之亂也淳欽皇后軍黑山阻險自
固太祖方經略奚地命阿古只統百騎往衛之逆黨迭里

特耶律滑哥素憚其勇略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刺葛旣北
走與敵魯追擒于榆河神冊初元討西南夷有功徇山西
諸郡縣又下之敗周德威軍三年以功拜北府宰相世其
職天贊初與王郁略地燕趙破磁窯鎮太祖西征悉護以
南面邊事攻渤海破扶餘城獨將騎兵五百敗老相軍三
萬渤海旣平改東丹國頃之已降郡縣復叛盜賊蜂起阿
古只與康默記討之所向披靡會賊游騎七千自鴨渌府
來援勢張甚阿古只帥麾下精銳直犯其鋒一戰克之斬
馘三千餘遂進軍破回跋城以病卒功臣中喻阿古只爲
耳云子安團官至右皮室詳穩

耶律斜涅赤字撒剌六院部舍利襲古直之族始字鐸盤
早隸太祖幕下嘗有疾賜罇酒飲而愈遼言酒尊曰撒剌
故詔易字焉太祖即位掌腹心部天贊初分迭剌部爲北
南院斜涅赤爲北院夷离堇帝西征至流沙威聲大振諸
夷潰散廼命斜涅赤撫集之及討渤海破扶餘城斜涅赤
從太子大元帥率衆夜圍忽汗城大譴譟降已而復叛命
諸將分地攻之誥旦斜涅赤感勵士伍鼓譟登陴敵震懼
莫敢禦遂破之天顯中卒年七十居佐命功臣之一姪老
古頗德

老古字撒懶其母淳欽皇后姊也老古幼養宮掖旣長沉

毅有勇略隸太祖帳下既即位屢有戰功刺葛之亂也欲
棄我不備爲掩襲計給降太祖將納之命老古耶律欲穩
嚴號令勒士卒控轡以防其變逆黨知有備懼而遁以功
授右皮室詳穩典宿衛太祖侵燕趙遇唐兵雲碧店老古
恃勇輕敵直犯其鋒戰久之被數創歸營而卒太祖深悼
惜之佐命功臣其一也

頗德字元古鄰弱冠事太祖天顯初爲左皮室詳穩典宿
衛遷南院夷离董治有聲石敬瑭破張敬達軍於太原北
時頗德勒兵爲援敬達遁敬瑭追至晉安寨圍之頗德領
輕騎襲潞州塞其餉道唐諸將懼殺敬達以降會同初改

迭刺部夷離董爲大王即拜頗德旣而加採訪使舊制肅
祖以下宗室稱院德祖宗室號三父房稱橫帳百官子弟
及籍没人稱著帳耶律斜的言橫帳班列不可與北南院
並太宗詔在廷議皆曰然乃詔橫帳班列居上頗德奏曰
臣伏見官制北南院大王品在惕隱上今橫帳始圖爵位
之高願與北南院參任茲又恥與同列夫橫帳與諸族皆
臣也班列奚以異帝乃諭百官曰朕所不知卿等不宜面
從詔仍舊制其強直不撓如此頗德狀貌秀偉初太祖見
之曰是子風骨異常兒必爲國器後果然卒年四十九
耶律欲穩字轄刺干突呂不部人祖臺押遙輦時爲北邊

拽刺簡獻皇后與諸子之雅雅也也嘗倚之以免太祖思其
功不忘又多欲穩嚴重有濟世忠乃命典司近部以遏諸
族窺覲之想欲穩既見器重益感奮思報太祖始置宮分
以自衛欲穩率門客首附宮籍帝益嘉其忠詔以臺押配
享廟廷及平刺葛等亂以功遷奚迭刺部夷离堇從征渤
海有功天顯初卒後諸帝以太祖之與欲穩也爲故往往
取其子孫爲友宮分中稱八房皆其後也弟霞里終奚六
部禿里

耶律海里字涅刺昆遙輦昭古可汗之裔太祖傳倖海里
與有力焉初受命屬籍比局萌覬覦而遙輦故族无觖望

海里多堯帝知人之明而素服太祖威德獨歸心焉以故
太祖託爲耳目數從征討旣清內亂始置遙羣欽定四庫全書尚穩命海
里領之天顯初征渤海海里將遙羣欽定四庫全書破忽汗城師般卒

列傳第三

列傳第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等奉

勅修

耶律敵刺字合魯魯隱遙輦鮮質可汗之子太祖踐阼與敵
穩海里同心輔政太祖知其忠實命掌禮儀且諉以軍事
後以平內亂功代轄里爲奚六部吐里卒敵刺善騎射頗
好禮文

蕭痕篤字元里軫迭刺部人其先相遙輦氏痕篤少慷慨
以才能自任早隸太祖帳下數從征討旣踐阼除北府宰
相痕篤事親孝爲政尚寬簡

康默記本名照少爲薊州衙校太祖侵薊州得之愛其材
隸麾下一切蕃漢相涉事屬默記折衷之悉合上意時諸
部新附文法未備默記推析律意論決重輕不差毫釐罹
禁網者人人自以爲不寃頃之拜左尚書神冊三年始建
都默記董役人咸勸趨百日而訖事五年爲皇都夷離畢
會太祖出師居庸關命默記將漢軍進逼長蘆永寨俘馘
甚衆天贊四年親征渤海默記與韓知古從後大譴誤叛
命諸將攻之默記分薄東門率驍勇先登旣拔與韓延徽
下長嶺府軍還已下城邑多叛默記與阿古只平之旣破
回跋城歸營太祖山陵畢卒侂命功臣其一也孫延壽字

胤昌少倜儻謂其所親大丈夫爲將當效節邊垂馬革裹
屍景宗特授千牛衛大將軍宋人攻南京諸將旣成列延
壽獨奮擊陣前敵遂大潰以功遥授保大軍節度使乾寧
三年卒

韓延徽字藏明朔安次人父夢殷累官薊儒順三州刺
史延徽少英燕帥劉仁恭奇之召爲幽都府文學平州
錄事參軍同馮道祗候院授幽州觀察度支使後守光爲
帥延徽來聘太祖怒其不屈留之述律后諫曰彼棄節第
撓賢者也柰何困辱之太祖召與語合上意立命參軍事
攻党項室韋服諸部落延徽之籌居多乃請樹城郭分市

里以居漢人之降者又爲定配偶教藝以生養之以故
逃亡者少居父之慨然懷其鄉里賦詩見意遂亡歸唐
而與他將王緘有隙懼及難乃省親幽州匿故人王德明
舍德明問所適延徽曰吾將復走契丹德明不以爲然延
徽笑曰彼失我如失左右手其見我必喜旣至太祖問故
延徽曰忘親非孝棄君非忠臣雖挺身逃臣心在陛下臣
是以復來上大悅賜名曰匣列匣列遼言復來也即命爲
守政事令崇文館大學士中外事悉令參決天贊四年從
征渤海大譴譔乞降旣而復叛與諸將破其城以功拜左
僕射又與康默記攻長嶺府拔之師還太祖崩哀動左右

太宗朝封魯國公仍爲政事令使晉還改南京三司使世
宗朝遷南府宰相建政事省設張理具稱盡力吏天祿三
年六月河東使請行冊禮帝詔延徽定其制延徽奏一遵
太宗冊晉帝禮從之應曆中致事子德樞鎮東平詔許每
歲東歸省九年卒年七十八上聞震悼贈尚書令葬幽州
之魯郭世爲崇文令公初延徽南奔太祖夢曰鶴自帳中
出比還復入帳中詰旦謂侍臣曰延徽至矣已而果然太
祖初元庶事草創凡營都邑建宮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
井井延徽力也爲佐命功臣之一子德樞德樞年甫十五
太宗見之謂延徽曰是兒卿家之福朕國之寶真英物也

未冠守左羽林大將軍遷特進太尉時漢人降與轉徙者
多寓東平丁歲菑饑饉疾厲德樞請任撫字之授遼興軍
節度使下車整紛剔蠹恩煦信孚勸農桑興教化期月民
獲蘇息入爲南院宣徽使遙授天平軍節度使平灤營三
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門下平章事已而加開府儀同三
司行侍中封趙國公保寧元年卒孫紹勲紹芳紹勲仕至
東京戶部使會大延琳叛被執辭不屈賊以鋸解之憤罵
至死紹芳重熙間參知政事加兼侍中時廷議征李元昊
力諫不聽出爲廣德軍節度使聞敗嘔血卒孫資讓壽隆
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會宋徽宗嗣位遣使來報有司按

籍有登寶位文坐是出爲崇義軍節度使改鎮遼興卒

韓知古薊州玉田人善謀有識量太祖平薊時知古六歲爲淳欽皇后兄欲穩所得後來嬪知古從馬未得省見久之負其有快快不得忠挺身逃庸保以供資用其子匡嗣得親近太祖因間言太祖召見與語賢之命參謀議神冊初遙授彰武軍節度使久之信任益篤總知漢兒司事兼主諸國禮儀時儀法䟽闊知古援據故典參酌國俗與漢儀雜就之使國人易知而行填之拜左僕射與康默記將漢軍征渤海有功遷中書令天顯中卒爲佐命功臣之一

子匡嗣

匡嗣以善賢直長樂宮皇后視之猶子應曆十年爲太祖廟詳穩後宋王喜隱謀叛辭引匡嗣上置不問初景宗在藩邸善匡嗣即位拜上京留守頃之王燕改南京留守保寧末以留守攝樞密使時耶律虎古使宋還言宋人必取河東合先事以爲備匡嗣詆之曰寧有是已而宋人果取太原乘勝逼燕匡嗣與南府宰相沙惕隱休哥侵宋軍于滿城方陣宋人請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軍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頓士卒以禦匡嗣不聽俄而宋軍鼓譟薄我衆蹙踐塵起漲天匡嗣倉卒諭諸將無當其鋒衆旣奔遇伏兵扼要路匡嗣棄旗鼓遁其衆走易州山獨休哥收所

棄兵械全軍還帝怒匡嗣數之曰違爾衆謀深入敵境爾
罪一也號令不肅行伍不整爾罪二也棄我師旅挺身鼠
竄爾罪三也偵候失機守禦弗備爾罪四也捐棄旗鼓損
威辱國爾罪五也促令誅之皇后引諸內戚徐爲開解上
重違其請良久威稍霽乃杖而免之旣而遙授晉昌軍節
度使乾亨二年改西南面招討使卒睿智皇后聞之遣使
臨弔賻贈甚厚後追贈尚書令五子德源德讓後賜名隆
運德威德崇德疑德源德凝附傳餘各有傳

德源性愚而貪卑侍景宗邸及即位列近侍統和間官宗
義興國二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以賄名德讓貼書諫之

終不悛以故論者少之後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遷攝保
寧軍節度使乾亨初卒

德凝謙遜廉謹保寧中遷護軍司徒開泰中累遷護衛太
保都宮使崇義軍節度使移鎮廣德秩滿部民請留從之
改西南面招討使党項隆益答叛平之遷大同軍節度使
卒于官子郭三終天德軍節度使孫高家奴終南院宣徽
使高十終遼興軍節度使

列傳第四

列傳第五

遼史七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輦軍中書丞丞補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

勅修

耶律覲烈字元里軫六院部蒲古只夷离董之後父偶思亦爲夷离董初本祖爲于越時覲烈以謹愿寬恕見器使旣即位兄曷魯典宿衛以故覲烈入侍帷幄與聞政事神冊三年曷魯薨命覲烈爲迭刺部夷离董屬以南方事會討党項皇太子爲先鋒覲烈副之軍至天德雲內分道並進覲烈率徧師渡河力戰斬獲甚衆天贊初析迭刺部爲北南院羅夷离董時大元帥率師由古北口略燕地覲烈

徇山西所至城堡皆下太祖嘉其功錫賚甚厚從伐渤海
拔扶餘城留覲烈與寅底石守之天顯二年留守南京十
年卒年五十六弟羽之

羽之小字兀里字寅底哂幼豪爽不群長嗜學通諸部語
太祖經營之初多預軍謀天顯元年渤海平立皇太子爲
東丹王以羽之爲中臺省右次相時人心未安左大相迭
剌不踰月薨羽之莅事勤恪威信並行太宗即位上表曰
我大聖天皇始有東土擇賢輔以撫斯民不以臣愚而任
之國家利害敢不以聞渤海昔畏南朝阻險自衛居忽汗
城今去上京遼邈旣不爲用又不罷戍果何爲哉先帝因

彼離心乘釁而動故不戰而克天授人與彼一時也遺種
浸以蕃息今居遠境恐爲後患梁水之地乃其故鄉地衍
土沃有木鐵鹽魚之利乘其微弱徙還其民萬世長策也
彼得故鄉又獲木鐵鹽魚之饒必安居樂業然後選徒以
翼吾左突厥党項室韋夾輔吾右可以坐制南邦混一天
下成聖祖未集之功貽後世無疆之福表奏帝嘉納之是
歲詔徙東丹國民於梁水時稱其善人皇王奔唐羽之鎮
撫國人一切如故以功加守太傅遷中臺省左相會同初
以冊禮赴闕加特進表奏左次相渤海蘇貪墨不法事卒
子和里終東京留守

耶律鐸臻字敵輦六院部人祖蒲古只遙輦氏時再爲本部夷离董耶律狼德等既害太祖暴橫益肆蒲古只以計誘其黨悉誅夷之鐸臻幼有志節太祖爲于越常居左右後即位梁人遣使求輶軸材太祖難之鐸臻曰梁名求材實覘吾輕重宜答曰材之所生必深山窮谷有神司之須白鼻赤驢禱祠然後可伐如此則其語自塞矣已而果然天贊三年將伐渤海鐸臻諫曰陛下先事渤海則必西夏躡吾後請先西討庶無後顧憂太祖從之及淳欽皇后稱制惡鐸臻囚之誓曰鐵鎖朽當釋汝旣而召之使者欲去鎖鐸臻辭曰鐵未朽可釋乎后聞嘉歎趣召釋之天顯二

年卒弟古突呂不

古字涅刺昆初名霞馬葛太祖爲于越嘗從略地山右會
李克用於雲州古侍克用異之曰是兒骨相非常不宜使
在左右以故太祖頗忌之時方西討諸弟亂作聞變太祖
問古與否曰無喜曰吾無患矣趣召古議古陳殄滅之策
後皆如言以故錫賚甚厚神冊末南伐以古佐右皮室詳
穩老古與唐兵戰于雲碧店老古中流矢傷甚太祖疑古
陰害之古知上意跪曰陛下疑臣恥居老古麾下耶及今
老古在請遣使問之太祖使問老古對曰臣於古無可疑
者上意乃釋老古卒遂以古爲右皮室詳穩旣卒太祖謂

左右曰古死猶長松自倒非吾伐之也

突呂不字鐸衮幼聰敏嗜學事太祖見器重及製契丹大字突呂不贊成爲多未幾爲文班林牙領國子博士知制誥明年受詔撰決獄法太祖略燕詔與皇太子及王郁攻定州師還至順州幽州馬步軍指揮使王千率衆來襲突呂不射其馬躡擒之天贊二年皇子堯骨爲大元帥突呂不爲副旣克平州進軍燕趙攻下曲陽北平至易州易人來拒踰濠而陣李景章出降言城中人無鬪志大元帥將修攻具突呂不諫曰我師遠來人馬疲憊勢不可久留乃止軍還太元帥以其謀聞太祖大悅賜賚優渥車駕西征

突呂不與太元帥爲先鋒伐党項有功太祖犒師水精山
大元帥東歸突呂不留屯西南部復討党項多獲而還太
祖東伐大譚譔降而復叛攻之突呂不先登渤海平承詔
銘太祖功德于永興殿壁班師已下州郡往往復叛突呂
不從大元帥攻破之淳欽皇后稱制有飛語中傷者后怒
突呂不懼而亡太宗知其無罪召還天顯三年討烏古部
俘獲甚衆伐唐以突呂不爲左翼攻唐軍霞沙寨降之十
一年送晉主石敬瑭入洛及太冊突呂不總禮儀事加特
進檢校太尉會同五年卒

王郁京兆萬年人唐義武軍節度使處直之孽子伯父處

存鎮義武卒三軍推其子郃襲處直爲都知兵馬使光化三年梁王朱全忠攻定州郃遣處直拒于沙河兵敗入城逐郃郃奔太原亂兵推處直爲留後遣人請事梁王梁與晉王克用絕好表處直爲義武軍節度使初郃之亡也郁從之晉王克用妻以女用爲新州防禦使處直料晉必討張文禮鎮亡則定不獨存益自疑陰使郁北導契丹入塞以牽晉兵且許爲嗣郁自奔晉常恐失父心得使大喜神冊六年奉表送欵舉室來降太祖以爲養子未幾郁兄都囚父自爲留後帝遣郁從皇太子討之至定州都堅壁不出掠居民而還明年從皇太子攻鎮州遇唐兵于定州破

之天贊二年秋郁及阿古只略地燕趙攻下磁窯務從太祖平渤海戰有功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改崇義軍節度使太祖崩郁與妻會葬其妻泣訴於溥欽皇后求歸鄉國許之郁奏曰臣本唐主之壻主已被弑此行夫妻豈能相保願常侍太后后喜曰漢人中惟王郎最忠孝以太祖嘗與李克用約爲兄弟故也尋加政事令還宜州卒

耶律圖魯寔字阿魯隱蕭祖子治脊之孫勇而有謀略太宗立晉之役其父敵魯古爲五院夷离董歿于兵帝即以其職授圖魯寔會同元年改比院大王嘗屏左右與議大事占對合上意從討石重貴社重威擁十萬餘衆拒漣沱

橋力戰數日不得進帝曰兩軍爭渡人馬疲矣計安出諸將請緩師爲後圖帝然之圖魯窘厲色進曰臣愚竊以爲陛下樂於安逸則謹守四境可也旣欲擴大疆宇出師遠攻詎能無厯聖慮若中路而止適爲賊利則必陷南京夷屬邑若此則爭戰未已吾民無奠枕之期矣且彼步我騎何慮不克況漢人足力弱而行緩如選輕銳騎先絕其餉道則事蔑不濟矣帝喜曰國強則其人賢海巨則其魯大於是塞其餉道數出師以牽撓其勢重威果降如言以功獲賜甚厚明年春卒軍中

論曰神冊初元將相大臣拔起風塵之中翼扶王運以任

職取名者固一時之材亦由太祖推誠御下不任獨斷用
能揔攬羣策而爲之用歟其投天隙而列功庸至有心腹
耳目乎足之諭豈偶然哉計党項走敵魯平刺葛定渤海
功亦偉矣若默記治獄不寃頗得持論不撓延徽立經陳
紀紹勲秉節而死圖魯窘料敵制勝豈器博者無近用道
長者其功遠歟稱爲佐命固宜

列傳第五

列傳第六

遼史七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事少監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兼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耶律解皇字潑單突呂不部人世爲小吏解里早隸太宗
麾下擢爲軍校天顯間唐攻定州旣陷解里爲唐兵所獲
晉高祖立始歸國太宗貫其罪拜御史大夫會同九年伐
晉師次潯沱河奪中渡橋降其將杜重威上命解里與降
將張彥澤率騎兵三千疾趨河南所至無敢當其鋒旣入
汴解里等遷晉主重貴于開封府彥澤恣殺掠亂宮掖解
里不能禁百姓騷然莫不怨憤車駕至京數彥澤罪斬于

市汴人大悅解里亦被詰責尋釋之天祿間加守太子太傅應曆初置本部令穩解里世其職卒

耶律拔里得字孩鄰太祖弟刺葛之子太宗即位以親愛見任會同七年討石重貴拔里得進圍德州下之擒刺史師居璠等二十七人九年再舉兵次瀋沱河降杜重威戰功居多太宗入汴以功授安國軍節度使總領河北道事師還州郡徃徃叛以應劉知遠拔里得不能守而歸世宗即位遷中京留守卒

耶律朔古字彌骨頂橫帳孟父之後幼爲太祖所養旣冠爲右度室詳穩從伐渤海戰有功天顯七年授三河烏古

部都詳穩平易近民民安之以故久其任會同間爲惕隱
時晉主石重貴渝盟帝親征晉將杜重威擁衆拒滹沱月
餘帝由他渡濟朔古與趙延壽據中渡橋重威兵却遂降
是歲入汴世宗即位朔古奉太宗喪歸上京佐皇太后出
師坐是免官卒

耶律魯不古字信寧太祖從姪也初太祖制契丹國字魯
不古以贊成功授林牙監修國史後率偏師爲西南邊大
詳穩從伐党項有功會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爲其主所討
遣人求援魯不古導送于朝如其請帝親率師往援魯不
古從擊唐將張敬達于太原北敗之會同初從討党項俘

獲最諸將師還天冊中拜于越六年爲北院大王終年五十五

趙延壽本姓劉恒山人父邠令脩梁開平初滄州節度使劉守文陷脩其裨將趙德鈞獲延壽養以爲子少美容貌好書史唐明宗先以女妻之及即位封其女爲興平公主拜延壽駙馬都尉樞密使明宗子從榮恃權跋扈内外莫不震懾延壽求補外避之出爲宣武軍節度使清泰初加魯國公復爲樞密使鎮許州石敬瑭發兵太原唐遣張敬達徃討會敬達敗保晉安寨延壽與德鈞徃救聞晉安已破走團栢峪太宗追及延壽與其父俱降明年德鈞卒以

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及改幽州爲南京遷留守總
山南事天顯末以延壽妻在晉詔取之以歸自是益自激
昂圖報會同初帝幸其第加政事令冬晉人背盟帝親征
延壽爲先鋒下貝州授魏博等州節度使封魏王敗晉軍
于南樂獲其將賽項羽軍元城晉將李守貞高行周率兵
來逆破之至頓兵會大霖雨帝欲班師延壽諫曰晉軍屯
河濱不敢出戰若徑入澶州奪其橋則晉不足平上然之
適晉軍先歸澶州高行周至析城延壽將輕兵逆戰上親
督騎士突其陣敵遂潰師還留延壽徇具冀深三州八年
再伐晉晉主遣延壽族人趙行實以書來招時晉人堅壁

不出延壽給曰我陷虜久寧忘父母之邦若以軍逆我
歸晉人以爲然遣杜重威卒兵迎之延壽至滹沱河據中
渡橋與晉軍力戰手殺其將王靖兩軍相拒太宗潛由他
渡濟留延壽與耶律朔古據橋敵不能奪屢敗之杜重威
埽厥衆降上喜賜延壽龍鳳赭袍且曰漢兵皆爾所有爾
宜親往撫慰延壽至營杜重威李守貞迎謁馬首後太宗
克汴延壽因李崧求爲皇太子上曰吾於魏王雖割肌肉
亦不惜但皇太子須天子之子得爲魏王豈得爲也蓋上
嘗許滅晉後以中原帝延壽以故摧堅破敵延壽常以身
先至是以崧達意上命遷延壽秩翰林學士承旨張礪進

擬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上塗錄
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世宗即位以翊戴功授樞密使
天祿二年薨

高模翰一名松渤海人有膂力善騎射好談兵初太祖平
渤海模翰避地高麗王妻以女因罪亡歸坐使酒殺人下
獄太祖知其才賞之天顯十一年七月唐遣張敬達楊光
遠帥師五十萬攻太原勢銳甚石敬瑭遣人求救太宗許
之九月徵兵出鴈門模翰與敬達軍接戰敗之太原圍解
敬瑭夜出謁帝約爲父子帝召模翰等賜以酒饌親饗士
卒士氣益振翌日復戰又敗之敬達鼠竄晉安寨模翰獻

俘于帝會敬瑭自立爲晉帝光遠斬敬達以降諸州悉下
上諭模翰曰朕自起兵百餘戰卿功第一雖古名將無以
加乃授上將軍會同元年冊禮告成宴百官及諸國使于
二儀殿帝指模翰曰此國之勇將朕統一天下斯人之力
也群臣皆稱萬歲及晉叛盟出師南伐模翰爲統軍副使
與僧遏前驅拔赤城破德貝諸寨是冬兼總左右鐵鵠子
軍下關南城邑數十三月勅虎官楊覃赴乾寧軍爲滄州
節度使田武名所圍模翰與趙延壽聚議往救俄有光自
模翰目中出縈繞旗矛燄燄如流星久之模翰喜曰此天
贊之祥遂進兵殺獲甚衆以功加侍中略地鹽山破饒安

晉人震怖不敢接戰加太傅晉以魏府節度使杜重威領兵三十萬來拒模翰謂左右曰軍法在正不在多以多陵少不義必敗其晉之謂乎詔旦以麾下三百人逆戰殺其先鋒梁漢璋餘兵敗走手詔褒美比漢之李陵頃之杜重威等復至滹沱河帝召模翰問計上善其言曰諸將莫及此乃令模翰守中渡橋及戰復敗之上曰朕憑高觀兩軍之勢顧卿英銳無敵如鷹逐雉當圖形麟閣爵勳後裔已而杜重威等降車駕入汴加特進檢校太師封愬郡開國公賜璽書劔器爲汴州巡檢使平汜水諸山土賊遷鎮中京天祿二年加開府儀同三司賜對衣鞍勒名馬應曆

通鑑卷六
初召爲中臺省右相至東京父老歡迎曰公起戎行致身
富貴爲鄉里榮相如買臣輩不足過也九年正月遷左相
卒

趙思溫字文美廬龍人少果銳膂力兼人隸燕帥劉仁恭
幕李存勗問罪于燕思溫統偏師拒之流矢中目裂裳漬
血戰猶不已爲存勗將周德威所擒存勗壯而釋其縛久
之日見信用與梁戰於莘縣以驍勇聞授平州刺史兼平
營薊三州都指揮使神冊二年太祖遣大將經略燕地思
溫來降及伐渤海以思溫爲漢軍都團練使力戰拔扶餘
城身被數創大祖親爲調藥太宗即位以功擢檢校太保

保靜軍節度使天顯十一年唐兵攻太原石敬瑭遣使求
救上命思溫自嵐憲間出兵援之既罷兵改南京留守盧
龍軍節度使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兼侍中
賜協謀靜亂翊聖功臣尋改臨海軍節度使會同初從耶
律牒謁使晉行冊禮還加檢校太師二年有星隕于庭卒
上遣使賻祭贈太師衛國公子延昭延靖官至使相

耶律漚里思六院夷离堇蒲古只之後負勇略每戰被重
鎧揮鐵槊所向披靡會同間伐晉上至河而獵適海東青
鵠搏雉晉人隔水以鵠引去上顧左右曰誰爲我得此人
漚里思請內廐馬濟河擒之并殺救者數人還上大悅優

加賞賚既而晉將杜重威逆于望都據水勒戰溫里思介馬突陣餘軍繼之被圍衆言陣薄處可出溫里思曰恐彼有他備竟引兵衝堅而出廻視衆所指皆大塹也其料敵多此類是年總領敵烈皮室軍坐私免部曲奪官卒

張礪磁州人初仕唐爲掌書記遷翰林學士會石敬瑭起兵唐主以礪爲招討判官從趙德鈞援張敬達于河東及敬達敗礪入契丹後太宗見礪剛直有文彩擢翰林學士礪臨事必盡言無所避上益重之未幾謀亡歸爲追騎所獲上責曰汝何故亡礪對曰臣不習北方土俗飲食居處意常鬱鬱以是亡耳上顧通事高彥英曰朕嘗戒汝善遇

此人何乃使失所而亡礪去可再得耶遂杖彥英而謝礪
會同初陞翰林承旨兼吏部尚書從太宗伐晉入汴諸將
蕭翰耶律郎五麻答輩肆殺掠礪奏曰今大遼始得中國
宜以中國人治之不可專用國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
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亦將失之上不聽改右僕射兼門
下侍郎平章事頃之車駕北還至樂城崩時礪在恒州蕭
翰與麻答以兵圍其第礪方卧病出見之翰數之曰汝何
故於先帝言國人不可爲節度使我以國舅之親有征伐
功先帝留我守汴以爲宣武軍節度使汝獨以爲不可又
譖我與解里好掠人財物子女今必殺汝趣令鎖之礪抗

聲曰此國家大體安危所繫吾實言之欲殺即殺奚以鎖
爲麻答以礪大臣不可專殺乃救止之是夕礪恚憤卒
論曰初晉因遼之兵而得天下故兼臣禮而父事之割地
以爲壽輸帛以爲貢未久也而會同之師次淖沱矣豈群
帥貪功黷武而致然歟抑所謂信不由衷也哉模翰以功
名自終可謂良將若延壽之勲雖著至於覬覦儲位謬矣
利令智昏固無足議若乃成末釁以虧雋功如解里者何
幾焉

列傳第六

列傳第七

遼史七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

勅修

耶律屋質字敵輦系出孟父房姿簡靜有器識重然諾遇事造次處之從容人莫能測博學知天文會同間爲惕隱太宗朋諸大臣立世宗太后間之怒甚遣皇子李胡以兵逆擊遇安端劉哥等于泰德泉敗歸李胡盡執世宗臣僚家屬謂守者曰我戰不克先殪此曹人皆恟恟相謂曰若果戰則是父子兄弟相夷矣軍次潢河橫渡隔岸相拒時屋質從太后世宗以屋質善籌欲行間乃設事奉書以試

太后太后得書以示屋質屋質讀竟言曰太后佐太祖宣天下故臣願竭死力若太后見疑臣雖欲盡忠得乎爲今之計莫若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即宜速戰以決勝負然人心一搖國禍不淺惟太后裁察太后曰我若疑卿安肯以書示汝屋質對曰李胡永康王皆太祖子孫神器非移他族何不可之有太后宜思長策與永康王和議太后曰誰可遣者對曰太后不疑臣臣請往萬一永康王見聽廟社之福太后乃遣屋質授書於帝帝遣宣徽使耶律海思復書辭多不遜屋質諫曰書意如此國家之憂未艾也能釋怨以安社稷則臣以爲莫若和好帝曰彼衆烏合安能

敵我屋質曰即不敵奈骨肉何況未知孰勝惜曰幸勝諸臣之族執於李胡者無噍類矣以此計之惟和爲善左右聞者失色帝良久問曰若何而和屋質對曰與太后相見各紓忿恚和之不難不然決戰非晚帝然之遂遣海思詣太后約和往返數日議乃定始相見怨言交讓殊無和意太后謂屋質曰汝當爲我畫之屋質進曰太后與大王若能釋怨臣乃敢進說太后曰汝第言之屋質借謁者筆執之謂太后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聖太后曰立嗣聖者太祖遺旨又曰大王何故擅立不稟尊親帝曰人皇王當立而不立所以去之屋質正色曰人皇王捨父母之國而

奔唐子道當如是耶大王見太后不少遜謝惟怨是尋太
后牽于偏愛託先帝遺命妄授神器如此何敢望和當速
交戰擲籌而退太后泣曰向太祖遭諸弟亂天下荼毒瘡
痍未復庸可再乎乃索籌一帝曰父不爲而子爲又誰咎
也亦取籌而執左右感激大慟太后復謂屋質曰議既定
神器竟誰歸屋質曰太后若授永康王順天合人復何疑
李胡厲聲曰我在元欲安得立屋質曰禮有世嫡不傳諸
弟昔嗣聖之立尚以爲非况公暴戾殘忍人多怨讟萬口
一辭願立永康王不可奪也太后顧李故曰汝亦聞此言
乎汝實自爲之乃許立永康帝謂屋質曰汝與朕屬允近

何反助太后屋質對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輕付故如是耳上喜其忠天祿二年耶律天德蕭翰謀反下獄惕隱劉哥及其弟盆都結天德等爲亂耶律石剌潛告屋質屋質遽引入見白其事劉哥等不服事遂寢未幾劉哥邀馬觀樗蒲捧觴上壽袖刃而進帝覺命執之親詰其事劉哥自誓帝復不問屋質奏曰當使劉哥與石剌對狀不可輒恕帝曰卿爲朕鞠之屋質率劔士往訊之天德等伏罪誅天德杖斡遷劉哥以盆都使轄戛斯國三年表列泰寧王察割陰謀事上不聽五年爲右皮室詳穩秋上祭讓國皇帝于行宮與郡臣皆醉察割弑帝屋質聞有吉衣紫者不可

失乃易衣而出亟遣人召諸王及喻禁衛長皮室等同力討賊時壽安王歸帳屋質遣弟冲迎之王至尚猶豫屋質曰大王嗣聖子賊若得之必不容群臣將誰事社稷將誰賴萬一落賊手悔將何及王始悟諸將聞屋質出相繼而至遲明整兵出賊不意圍之遂誅察割亂既平穆宗即位謂屋質曰朕之性命實出卿手命知國事以逆黨財產盡賜之屋質固辭應曆五年爲北院大王總山西事保寧初宋圍太原以屋質率兵往援至白馬嶺遣勁卒夜出間道疾馳駐太原西鳴鼓舉火宋兵以爲大軍至懼而宵遁以功加于越四年漢劉繼元遣使來貢致幣於屋質屋質以

聞帝命受之是年五月薨年五十七帝痛悼輟朝三日後
道宗詔上京立祠祭享樹碑以紀其功云

耶律吼字烏魯六院部夷离董蒲古只之後端慤好施不
事生產太宗特加倚任會同六年爲南院大王莅事清簡
人不敢以年少易之時晉主石重貴表不稱臣辭多踞慢
吼言晉罪不可不伐及帝親征以所部兵從旣入汴諸將
皆取內帑珍異吼獨取馬鎧帝嘉之及帝崩于藥城無遺
詔軍中憂懼不知所爲吼詣北院大王耶律注議曰天位
不可一日曠若請于太后則必屬李胡李胡暴戾殘忍詎
能子民必欲厭人望則當立永康王注然之會耶律

安撫來意與吼合遂定議立永康王是爲世宗頃之以功
加採訪使賜以寶貨吼辭曰臣位已高敢復求富臣從弟
的琿諸子坐事籍沒陛下哀而出之則臣受賜多矣上曰
吼舍重賞以族人爲請其賢遠甚許之仍賜官戶五十時
有取當世名流作七賢傳者吼與其一天祿三年卒年三
十九子何魯不

何魯不字斜寧嘗與耶律屋質平察割亂穆宗以其父吼
首議立世宗故不顯用晚年爲本族敵更及景宗即位以
平察割功授昭德軍節度使爲北院大王時黃龍府軍將
燕頗殺守臣以叛何魯不討之破於鴨綠江上不親追擊

以至失賊杖之乾亨間卒

耶律安搏曾祖巖木玄祖之長子祖楚不魯爲本部夷离
董父迭里幼多疾時太祖爲撻馬城沙里常加撫育神冊
六年爲惕隱從太祖將龍軍討阻卜党項有功天贊三年
爲南院夷离董征渤海攻忽汗城俘斬甚衆太祖崩溥欽
皇后稱制欲以大元帥嗣位迭里建言帝位宜先嫡長今
東丹王赴朝當立由是忤旨以黨附東丹王詔下獄訊鞠
加以炮烙不伏殺之籍其家安搏自幼若成人居父喪哀
毀過禮見者傷之太宗屢加慰諭嘗曰此兒必爲今器既
長寡見笑重然諾動遵繩矩事母至孝以父死非罪未葬

不預宴樂世宗在藩邸尤加憐恤安搏密自結納太宗伐
晉還至樂城崩諸將欲立世宗以李胡及壽安王在朝猶
豫未決時安搏直宿衛世宗密召問計安搏曰大王聰安
寬恕人皇王之嫡長先帝雖有壽安天下屬意多在大王
今若不斷後悔無及會有自京師來者安搏詐以李胡死
傳報軍中皆以爲信於是安搏詣北南二大王計之北院
大王注聞而據起曰吾二人方議此事先帝嘗欲以永康
王爲儲貳今日之事有我輩在孰敢不從但恐不白太后
而立爲國家啓釁安搏對曰大王旣知先帝欲以永康王
爲儲副况永康王賢明人心樂附今天下甫定稍緩大

事去矣若曰太后必立李胡且李胡殘暴行路共知果嗣位如社稷何南院大王吼曰此言是也吾計決矣乃整軍召諸將奉世宗即位于太宗柩前帝立以安搏爲腹心總知宿衛是歲約和于潢河橫渡太后問安搏曰吾與汝有何隙安搏以父死爲對太后默然及置北院樞密使上命安搏爲之賜奴婢百口寵任無比事皆取決焉然性太寬事循苟簡豪猾縱恣不能制天祿末察割兵犯御幄又不能討由是中外短之穆宗即位以立世宗之故不復委用應曆三年或誣安搏與齊王廢撒葛謀亂繫獄死姪撒給左皮室詳穩

耶律注字敵輦隋國王釋魯孫南院夷離董綰思子省
器識人以公輔期之太祖時雖未官常任以事太宗即位
爲惕隱天顯末帝援河東注爲先鋒敗張敬達軍於太原
北會同中遷北院大王及伐晉復爲先鋒與梁漢璋戰於
瀛州敗之太宗崩于欒城南方州郡多叛士馬困乏軍中
不知所爲注與耶律吼定策立世宗乃令諸將曰大行上
賓神器無主永康王人皇王之嫡長天人所屬當立者不
從者以軍法從事諸將皆曰諾世宗即位賜官力五十拜
于越卒年五十四

耶律頽立字團寧孟父楚國王之後父末撥嘗爲夷離董

頽昱性端直會同中領九石烈部政濟寬猛世宗即位爲
惕隱天祿三年兼政事令封漆水郡王及穆宗立以匡贊
功嘗許以本部大王後將葬世宗頽昱懇言於帝曰臣蒙
先帝厚恩未能報幸及大葬臣請陪位帝由是不悅寢其
議薨

耶律撻烈字涅魯袞六院部郎君裏古直之後沉厚多智
有任重才年四十未仕會同間爲邊部令穩應麻葛初陞南
院大王均賦役勸耕稼部人化之戶口豐殖時周人侵漢以
撻烈都統西南道軍援之周已下太原數城漢人不敢戰
及聞撻烈兵至周主遣郭從義尚鈞等率精騎拒於忻口

捷烈擊敗之獲其將史彥超周軍遁歸復所陷城邑漢主詣捷烈謝及漢主殂宋師來伐上命捷烈爲行軍都統發諸道兵救之旣出鴈門宋謀知而退保寧元年加兼政事令致政乾亨初召之上見鬚髮皓然精力猶健問以政事厚禮之以疾薨年七十九捷烈凡用兵賞罰信明得士卒心河東單弱不爲周宋所併者捷烈有力焉在治所不修邊幅百姓無稱年穀屢稔時耶律屋質居北院捷烈居南院俱有政迹朝議以爲富民大王云

贊曰立嗣以嫡禮也太宗崩非安搏吼洼謀而克斷策立世宗非屋質直而能諫杜太后之私折李胡之暴以成橫

渡之約則亂將誰定四臣者庶幾春秋首止之功哉

列傳第七

列傳第八

遼史七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中書省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耶律夷臘葛字蘇散本官分人檢校太師合魯之子應曆
初以父任入侍數歲始爲殿前都點檢時上新即位疑諸
王有異志引夷臘葛爲布衣交一切機密事必與之謀遷
寄班都知賜官戶時上酗酒數以細故殺人有監雉者因
傷雉而亡獲之欲誅夷臘葛諫曰是罪不應死帝竟殺之
以屍付夷臘葛曰收汝故人夷臘葛終不爲止復有監鹿
詳穩亡一鹿下獄當死夷臘葛又諫曰人命至重豈可爲

遼史傳
一獸殺之良久得免遼法廢歧角者惟天子得射會秋獵
善爲鹿鳴者呼一鹿至命夷臘葛射應弦而踣上大悅賜
金銀各百兩名馬百疋及黑山東抹真之地後穆宗被弒
坐守衛不嚴被誅

蕭海瓌字寅的哂其先遙輦氏時爲本部夷离董父塔列
天顯間爲本部令穩海瓌貌魁偉膂力過人天祿間娶明
王安端女藹因翁主應曆初察割亂藹因連坐繼娶女嘲瑰
翁主上以近戚嘉其勤篤命預北府宰相選頃之總知軍
國事時諸王多坐反逆海瓌爲人廉謹達政體每被命案
獄多得其情人無冤者繇是知名漢主劉承鈞每遣使入

貢必別致幣物詔許受之年五十卒帝愍悼輟朝一日
蕭護思字延寧世爲北院吏累遷御史中丞總典詳牧部
籍應曆初遷左客省使未幾拜御史大夫時諸王多坐事
繫獄上以護思有才幹詔窮治稱旨改北院樞密使仍命
世預宰相選護思辭曰臣子孫賢否未知得一客省使足
矣從之上晚歲酗酒用刑多濫護思居要地躡躡自保未
嘗一言匡救議者以是少之年五十七卒

蕭思溫小字寅古宰相敵魯之族弟忽沒里之子通書吏
太宗時爲奚禿里太尉尚燕國公主爲群牧都林牙思溫
在軍中握齧修邊幅僚佐皆言非將帥才尋爲南京留守

初周人攻楊州上遣思溫躡其後憚暑不敢進拔緣邊數城而還後周師來侵圍馮母鎮勢甚張思溫請益兵帝報曰敵來則與統軍司併兵拒之敵去則務農作勿勞士馬會敵入東城我軍退渡淖沱而屯思溫勒兵徐行周軍數日不動思溫與諸將議曰敵衆而銳戰不利則有後患不如頓兵以老其師躡而擊之可以必勝諸將從之遂與統軍司兵會師他說請濟師周人引退思溫亦還已而周主復北侵與其將傳元卿李崇進等分道並進圍瀛州陷益津瓦橋淤口三關垂迫固安思溫不知計所出但云車駕旦夕至麾下士奮躍請戰不從已而陷易瀛莫等州京齊

人皆震駭往往遁入西山思溫以邊防失利恐朝廷罪已表請親征會周主榮以病歸思溫退至益津僞言不知所
在遇步卒二千餘人來拒敗之是年聞周喪燕民始安乃
班師時穆宗酒酒嗜殺思溫以密戚預政無所匡輔士論
不與十九年春蒐上射熊而中思溫與夷离畢牙里斯等
進酒上壽帝醉還宮是夜爲庖人斯奴古等所弑思溫與
南院樞密使高勳飛龍使女里等立景宗保寧初爲北院
樞密使兼北府宰相仍命世預其選上冊思溫女爲后加
尚書令封魏王從帝獵間山爲賊所害

蕭繼先字楊隱小字留只哥幼穎悟叔思溫命爲子睿智

皇后尤愛之乾亨初尚齊國公立拜駙馬都尉統和四年
宋人來侵繼先率邏騎逆境上多所俘獲上嘉之拜北府
宰相自是出師繼先必將本府兵先從拔狼山石堡從破
宋軍應州上南征取通利軍戰稱捷力及親征高麗以繼
先年老留守上京卒年五十八繼先雖處富貴尚儉素所
至以善治稱故將兵攻戰未嘗失利名重戚里

論曰嗚呼人君之過莫大於殺無辜湯之伐桀也數其罪
曰並告無辜於上下神祇武王之伐紂也數其罪曰無辜
籲天堯之伐苗民也呂侯追數其罪曰殺戮無辜迹是言
之夷臘葛之諫廩廩庶幾古君子之風矣雖然善諫者不

諫於已然蓋必先得於心術之微如察脉者先其病而治之則易爲功穆宗沈湎失德蓋其資富彊之勢以自肆久矣使詳臣於造次動作之際此諫彼諍提而警之以防其甚則亦詎至是哉于以知護思思溫處位優重耽祿取容真鄙夫矣若海璫之折獄繼先之善治可謂任職臣歟

列傳第八

列傳第九

遼史七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銀軍國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教習脫脫

勅修

室昉字夢奇南京人幼謹厚篤學不出外戶者二十年雖里人莫職其精如此會同初登進士第爲盧龍巡捕官太宗入汴受冊禮詔昉知制詔總禮儀事天祿中爲南京留守判官應曆間累遷翰林學士出入禁闥十餘年保寧間兼政事舍人數延問古今治亂得失奏對稱旨上多昉有理劇才改南京副留守決訟平允人皆便之遷工部尚書尋改樞密副使參知政事頃之拜樞密使兼北府宰相加

同政事門下平章事乾亨初監修國史統和元年告老不
許進尚書無逸篇以諫太后聞而嘉獎二年秋詔修諸嶺
路昉發民夫二十萬一日畢功是時昉與韓德讓耶律斜
軫相友善同心輔政整頓蠹弊知無不言務在息民薄賦
以故法度修明朝無異議八年復請致政詔入朝免拜賜
几杖太后遣閤門使李從訓持詔勞問令常居南京封鄭
國公初晉國公主建佛寺于南京上許賜額昉奏曰詔書
悉罪無名寺院今以主請賜額不惟違前詔恐此風愈熾
上從之表進所撰實錄二十卷手詔褒之加政事令賜帛
六百匹九年薦韓德讓自代不從上以昉年老若寒賜詔

皮衾褥許乘輦入朝病劇遣翰林學士張幹就第授中京留守加尚父卒年七十五上嗟悼輟朝一日贈尚書令遺言戒厚葬恐人譽過情自志其墓

耶律賢適字阿古真于越魯不古之子嗜學有大志滑稽玩世人莫之知惟于越屋簷器之嘗謂人曰是人當國天下幸甚應曆中朝臣多以言獲譴賢適樂於靖退游獵自娛與親朋言不及時事會討烏古還擢右皮室詳穩景宗在藩邸常與韓匡嗣女里等游言或刺譏賢適勸以宜早踈絕由是穆宗終不見疑賢適之力也景宗立以功加檢校太保尋遷授寧江軍節度使賜推忠協力功臣時帝初

踐阼多疑諸王或萌非望陰以賢適爲腸心加特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保寧二年秋拜北院樞密使兼侍中賜保節功臣三年爲西北路兵馬都部署賢適忠介膚敏推誠待人雖燕息不忘政務以故百同首職罔敢媮墮累年滯獄悉決之大丞相高勲契丹行宮都部署女里席寵放恣及帝姨母保母勢薰灼一時納賂請謁門若賈區賢適患之言于帝不報以病解職又不充令鑄手印行事乾亨初疾篤得請明年封西平郡王薨年五十三子觀音大同軍節度使

女里安涅烈袞逸其氏族補積慶宮人應曆初爲習馬不

底以母憂去一日至雅伯山見一巨人惶懼走巨人止之
曰勿懼我地祇也葬爾母於斯當速詣闕必貴女里從之
累遷馬群侍中時景宗在藩邸以女里出自本宮待遇殊
厚女里亦傾心結納及穆宗遇弒女里奔赴景宗是夜集
禁兵五百以衛旣即位以翼戴功加政事令契丹行宮都
部署賞賚甚渥尋加守太尉北漢主劉繼元聞女里爲上
信任遇其生日必致禮女里素貪同別蕭阿不底亦好賄
二人相善人有氍裘爲巢耳子所著者或戲曰若遇女里
阿不底必盡取之傳以爲笑其貪猥如此保寧末坐私藏
甲五百屬有司方案詰女里袖中又得殺樞密使蕭思溫

賊書賜死女里善識馬嘗行郊野見數馬跡指其一曰此奇駿也以已馬易之果然

郭龍不知何郡人性端介識治體久淹外調景宗即位召見對稱旨知可任以事拜南院樞密使尋加兼政事令以帝數游獵襲上書諫曰昔唐高祖好獵蘇世長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樂高祖即日罷史稱其美伏念聖祖創業艱難修德布政宵旰不懈穆宗逞無厭之欲不恤國事天下愁怨陛下繼統海內翕然望中興之治十餘年間征伐未已而寇賊未弭年穀雖登而瘡痍未復正宜戒懼修省以懷永圖側聞恣意遊獵甚於往日萬一有銜檠之變搏噬之

虞悔將何及況南有疆敵伺隙而動聞之得無生心乎伏望陛下節從禽酣飲之樂爲生靈社稷計則有無疆之休上覽而稱善賜協贊功臣拜武定軍節度使卒

耶律阿沒里字蒲鄰遥輦朝古可汗之四世孫幼聰敏保寧中爲南院宣徽使統和初皇太后稱制與耶律斜軫參預國論爲都統以征高麗功遷北院宣徽使加政事令四年春宋將曹彬米信等侵燕上親征阿沒里爲都監屢破敵軍十二年行在多盜阿沒里立禁捕法盜始息先是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者亦連坐阿沒里諫曰夫兄弟雖曰同胞賦性各異一行逆謀雖不與知輒坐以法是刑及無

罪也自今雖同居兄弟不知情者免連坐太后嘉納著爲令致仕卒阿沒里性好聚斂每從征所掠人口聚而建城請爲豐州就以家奴閭貴爲刺史時議鄙之子賢哥左夷

離畢

論曰景宗之世人望中興豈其勤心庶績而然蓋承穆宗當虛之餘爲善易見亦由群臣多賢左右弼諧之力也室昉進無逸之篇郭襲陳諫獵之疏阿沒里請免同氣之坐所謂仁人之言具利博哉賢適忠介亦近世之名臣女里貪猥後人所當取鑑者也

列傳第九

列傳第十

遼史八十

開府儀同三司國錄軍國事書友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赤

勅修

張儉宛平人性端慤不事外飾統和十四年舉進士第二
調雲州幕官故事車駕經行長吏當有所獻聖宗獵雲中
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爲
獻先是上夢四人侍側賜食人二口至聞儉名始悟召見
容止朴野訪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由此顧遇特異踐歷
清華號稱明幹開泰中累遷同知樞密院事太平五年出
爲武定軍節度使移鎮大同六年入爲南院樞密使帝方

眷倚參知政事吳叔達與儉不相能帝怒出叔達爲康州刺史拜儉左丞相封韓王帝不豫受遺詔輔立太子是爲興宗賜貞亮弘靖保義守節耆德功臣拜太師中書令加尚父徙王陳重熙五年帝幸禮部貢院及親試進士皆儉發之進見不名賜詩褒美儉衣唯紬帛食不重味月俸有餘調給親舊方冬奏事便殿帝見衣袍弊惡密令近侍以火夾穿孔記之屢見不易帝問其故儉對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時尚奢靡故以此微訕喻之上憐其清貧令悉取內府物儉奉詔持布三端而出益見獎重儉弟五人上欲俱賜進士第固辭有司獲盜八人旣戮之乃獲正賊家人

訴冤儉三乞申理上勃然曰卿欲朕償命耶儉曰八家老
稚無告少加存恤使得收葬足慰存沒矣乃從之儉在相
位二十餘年裨益爲多致政歸第會宋書辭不如禮上將
親征幸儉第尚食先往具饌却之進葵羹乾飯帝食之美
徐問以策儉極陳利害且曰第遣一使問之何必遽勞車
駕上悅而止復即其第賜宴器玩悉與之十二年薨年九
十一勅葬宛平縣

邢抱朴應州人刑部郎中簡之子也抱朴性穎悟好學博
古保寧初爲政事舍人知制誥累遷翰林學士加禮部侍
郎統和四年山西州縣被兵命抱朴鎮撫之民始安加戶

部尚書遷翰林學士承旨與室昉同修實錄決南京滯獄
還優詔褒美十年拜參知政事以樞密使韓德讓薦按察
諸道守令能否而黜陟之大協人望尋以母憂去官詔起
視事表乞終制不從宰相密諭上意乃視事人以孝稱及
耶律休哥留守南京又多滯獄復詔抱朴平決之人無冤
者改南院樞密使卒贈侍中初抱朴與弟抱質受經于母
陳氏皆以儒術顯抱質亦官至侍中時人榮之

馬得臣南京人好學博古善屬文尤長於詩保寧間累遷
政事舍人翰林學士常預朝議以正直稱乾亨初宋師屢
犯邊命爲南京副留守復拜翰林學士承旨聖宗即位皇

太后稱制兼侍讀學士上閱唐高祖太宗玄宗三紀得臣
乃錄其行事可法者進之及扈從伐宋進言降不可殺亡
不可追二三其德者別議詔從之俄兼諫議大夫知宣徽
院事時上擊鞠無度上書諫曰臣竊觀房玄齡杜如晦隋季
書生向不遇太宗安能爲一代名相臣雖不才陛下在東
宮幸列侍從今又得侍聖讀未有裨補聖明陛下嘗問臣
以貞觀開元之事臣請略陳之臣聞唐太宗侍太上皇宴
罷則挽輦至內殿玄宗與兄弟懽飲盡家人禮陛下嗣祖
考之祚躬侍太后可謂至孝臣更望定省之餘睦六親加
愛敬則陛下親親之道比隆二帝矣臣又聞二帝耽玩經

史數引公卿講學至于日昃故當時天下翕然嚮風以隆
文治今陛下游心典籍分解章句臣願研究經理深造而
篤行之二帝之治不難致矣臣又聞太宗射豕唐儉諫之
玄宗臂鷹韓休言之二帝莫不樂從今陛下以毬馬爲樂
愚臣思之有不宜者三故不避斧鉞言之竊以君臣同戲
不免分爭君得臣愧彼負此喜一不宜躍馬揮杖縱橫馳
驚不顧上下之分爭先取勝失人臣禮二不宜輕萬乘之
尊圖一時之樂萬一有衝軼之失其如社稷太后何三不
宜儻陛下不以臣言爲迂少賜省覽天下之福群臣之願
也書奏帝嘉歎良久未幾卒贈太子太保詔有司給葬

蕭朴字延寧國舅少父房之族父勞古以善屬文爲聖宗
詩友朴幼如老成人及長博學多智開泰初補牌印郎君
爲南院承旨權知轉運事尋改南面林牙帝問以政朴具
陳百姓疾苦國用豐耗帝悅曰吾得人矣擢左夷離畢時
蕭合卓爲樞密使朴知部署院事以酒廢事出爲興國軍
節度使俄召爲南面林牙太平三年守太子太傅明年拜
北府宰相遷北院樞密使時太平日父帝留心翰墨始畫
譜牒以別嫡庶由是爭訟紛起朴有吏才能知人主意敷
奏稱旨朝議多取決之封蘭陵郡王進王恒加中書令及
大延琳叛詔安撫東京以便宜從事興宗即位皇太后稱

通傳一
制國事一委弟孝先方仁德皇后以馮家奴所誣被害朴
屢言其冤不報每念至此爲之嘔血重熙初改王韓拜東
京留守及遷太后于慶州朴徙王楚升南院樞密使四年
王魏薨年五十贈齊王子鐸刺國舅詳穩

耶律八哥字烏古鄰五院部人幼聰慧書一覽輒成誦統
和中以世業爲本部吏未幾陞開撒拔尋轉樞密院侍御
會宋將曹彬米信侵燕八哥以色從有功擢上京留守開
泰四年召爲北院樞密副使頃之留守東京七年上命東
平王蕭排押帥師伐高麗八哥爲都監至開京大掠而還
濟茶陀二河高麗追兵至諸將皆欲使敵渡兩河擊之獨

八哥以爲不可曰敵若渡兩河必殊死戰乃危道也不若擊於兩河之間排押從之戰敗績明年還東京奏渤海奉官宜有以統領之上從其言置都知押班後以茶陀之敗削使相降西北路都監卒

論曰張儉名符帝夢遂結王知服弊袍不易志敦薄俗功著兩朝世稱賢相非過也邢抱朴甄別守令大愜人望兩決滯獄民無冤濫馬得臣引盛唐之治以諫其君蕭朴痛皇后之誣至於嘔血四人者皆以明經致位忠盡若此宜矣聖宗得人於斯爲盛

列傳第十卷

列傳第十一

遼史八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馬勝脫奉

勅修

耶律室魯字乙辛隱六院部人魁岸美容儀聖宗同年生
帝愛之甫冠補祗候郎君未幾爲宿直官及出師伐宋爲
隊帥從南府宰相耶律奴瓜統軍使蕭撻覽略地趙魏有
功加檢校太師爲北院大王攻拔通利軍宋和議成特進
門下平章事賜推誠竭節保義功臣以本部俸羊多闕部
人空乏請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歲易南中絹彼此利之拜
北院樞密使封韓王自韓德讓知北院職多廢曠室魯拜

通傳十一
命之月朝野相慶從上獵松林至沙嶺卒年四十四贈守
司徒政事令二子十神奴歐里斯十神奴南院大王

歐里思字留隱少有大志未冠補祗候郎君開泰初爲本
部司徒秩滿閑居徵爲郎君班詳穩遷右皮室詳穩將本
部兵從重平王蕭排押伐高麗至茶陀二河戰不利歐里
斯獨全軍還帝嘉賞終西南面招討使

王繼忠不知何郡人仕宋爲鄆州刺史殿前都虞候統和
三十一年宋遣繼忠屯定之望都以輕騎覘我軍遇南府
宰相耶律奴瓜等獲之太后知其賢授戶部使以康默記
族女女之繼忠亦自激昂事必盡力宋以繼忠先朝舊臣

每遣使必有附賜聖宗許受之二十二年宋使來聘遺繼忠弘矢鞭策及求和劄子有曰自臨大位愛養黎元豈欲窮兵惟思息戰每救邊事嚴諭守臣至于北界人民不令小有侵擾衆所具悉爾亦備知向以知雄州何承矩已布此懇自後杳無所聞汝可密言如許通和即當別使往請詔繼忠與宋使相見仍許講和以繼忠家無奴隸賜宮戶三十加左武衛上將軍攝中京留守五年爲漢人行宮都部署封琅邪郡王六年進楚王賜國姓上嘗燕飲議以蕭合卓爲北院樞密使繼忠曰合卓雖有刀筆才暗於大體蕭敵烈才行兼備可任上不納竟用合卓及遣合卓伐高

麗繼忠爲行軍副部署攻興化鎮月餘不下師還上謂明
於知人拜樞密使太平三年致仕卒子懷王仕至防禦使
蕭孝忠字撒板小字圖古斯志慷慨開泰中補祗候郎君
尚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殿前都點檢太平中擢北
府宰相重熙七年爲東京留守時禁渤海人擊毬孝忠言
東京最爲重鎮無從禽之地若非毬馬何以習武且天子
以四海爲家何分彼此宜弛其禁從之十二年入朝封楚
王拜北院樞密使國制以契丹漢人分北南院樞密治之
孝忠奏曰一國二樞密風俗所以不同若併爲一天下幸
甚事未及行薨追封楚國王帝素服哭臨赦死囚數人爲

孝忠薦福葬日親臨賜宮戶守塚子阿速終南院樞密使
陳昭衮小字王九雲州人工譯鞬勇而善射統和中補祗
候郎君爲奚拽刺詳穩累遷敢睦宮太保兼掌圍場事開
泰五年秋大獵帝射虎以馬馳太速矢不及發虎怒奮勢
將犯蹕左右辟易昭衮捨馬捉虎兩耳騎之虎駭且逸上
命衛士追射昭衮大呼止之虎雖軼山昭衮終不墮地伺
便拔佩刀殺之輦至上前慰勞良久即日設燕悉以席上
金銀器賜之特加節鉞遷圍場都太師賜國姓命張儉呂
德懋賊以美之遷歸義軍節度使同知上京留守歷西南
面招討都監卒

蕭合卓字合魯隱矣呂不部人始爲本部吏統和初以謹
恪補南院侍郎十八年北院樞密使韓德讓舉合卓爲中
丞以太后遺物使宋還遷北院樞密副使開泰三年爲左
夷离畢合卓父居近職明習典故善占對以是尤被寵渥
陞北院樞密使時議以爲無完行不可大用南院樞密使
王繼忠侍宴又譏其短帝頗不悅六年遣合卓伐高麗還
時求進者多附之然其服食僕馬不加于舊帝知其廉以
族屬女妻其子詔許親友饋獻豪貴奔趨于門太平五年
有疾帝欲臨視合卓辭曰臣無狀猥蒙重任今形容毀瘁
恐陛下見而慙帝從之會北府宰相蕭朴問疾合卓執

其手曰吾死君必爲樞密使慎勿舉勝已者朴出而鄙之
是日卒子烏古終本部節度使

論曰統和諸臣名昭王室者多矣室魯拜樞密使朝野相
慶必有得民心者繼忠旣不能死國雖通南北之和有知
人之鑑奚足尚哉孝忠昭亮皆有可稱者今卓臨終教蕭
朴母舉勝已者任樞密其誤國之罪大矣

列傳第十一